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凯恩斯

文传 编著

海南出版社



97.
42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凯恩斯

文 传 编 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 90 本) 358.00 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前 言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对传统企业自由经营论的“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这场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 年出生于英国剑桥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出生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逝世恰好在同一年。其父是剑桥大学有名的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其母是一位热心于公共事务的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过剑桥市参议员、市长。凯恩斯在这种家庭中长大，一方面深受父亲和剑桥大学的学术熏陶，另一方而也受到其母的影响，从小就十分关心政治生活。

凯恩斯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他不断地往返于剑桥大学与政府机关之间，一会儿是教授，一会儿又是政府官员。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过巴黎和会，先后担任过英国财政与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顾问等职，还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积极策划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并任这两个国际组织董事。他从未放弃过研究和著述，一生著述可谓

汉中充栋；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和《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Money；以下简称《通论》)，而最著名和产生了深远效应的是《通论》。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生活和密切关心现实的经济学家，务实精神使他的理论都是出自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而带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感和非常明显的对策性。

《通论》初版于1936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通过外贸、金融等一系列传递机制，随即相继扩展到德、日、英、法等国，进而袭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不仅历时久远，长达五年，而且生产下降的幅度特别大，各国工业水平都大倒退，倒退到本世纪初甚至是19世纪末的水平，美国和德国受到了最为沉重的打击。经济危机给劳动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罢工运动、示威斗争和农民运动重新高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厦岌岌将倾，危在旦夕。

深沉的经济危机，展示了自由市场功能的局限，同时也粉碎了千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的市场机制和谐性和完美性的天真美梦。严峻的局势使有识之士不得不幡然醒悟，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得不采取了相应的反危机政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登台表演，并且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尤其突出。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立即打破惯例，要求国会授予“紧急全权”，推行国家调节经济的“新政”。

正是在传统的企业自由经营完美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政府干预已付诸实践但苦于没有理论根据的情况下，善变的凯恩斯的《通论》应运而生。出于对资本主义救危扶倾的愿望，凯恩斯以医生的身份自居，旨在对经济危机和失业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作一理论诊断并开具政策处方。其中心论点是：自由经营必然引致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要根治这种痼疾，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抛弃传统的企业自由经营论，让政府参与经济生活，实行政府干预。为此，凯恩斯进行了一系列细致而又格调独特的理论分析。《通论》的出版给当时平静的而又束手无策的西方学术界投入了一块巨石，所引起的震动效应甚至超过了斯密当时的《国富论》。在它出笼之初，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被深受传统企业自由经营论影响的西方学者视为异端邪说，但不久就广为流传，并且似乎深入人心，摇身一变而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奉行多年的“官方经济学”。凯恩斯也从一个大胆无畏、甚至傲慢的在野批评家，摇身一变而为在朝的顾问和政策制订者，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英国出谋献策，奔走劳累，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1942年6月为庆祝他的诞辰，他被册封为贵族勋爵。1946年4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而去，享年63岁。

目 录

- | | | | | |
|-----|-------|--------|-------|------|
| 第一章 | 书香门第 | 剑桥骄子 | | (1) |
| 第二章 | 才华横溢 | 聪慧过人 | | (7) |
| 第三章 | 亦仕亦学 | 初露头角 | | (13) |
| 第四章 | 供职财政部 | 出席巴黎和会 | | (21) |
| 第五章 | 热情奔放 | 积极进取 | | (33) |
| 第六章 | 匠心独运 | 两《论》问世 | | (43) |
| 第七章 | 抱病出山 | 为国效力 | | (56) |
| 第八章 | 大展风采 | 任重道远 | | (63) |
| 第九章 | 鞠躬尽瘁 | 巨星陨落 | | (69) |
| 第十章 | 丝丝追忆 | 灼灼其华 | | (76) |
| 结束语 | | | | (83) |

第一章 书香门第 剑桥骄子

多年来,凯恩斯为《经济杂志》撰写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传记性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总是对那些大经济学家的家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为人们描绘了性情乖僻的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 Malthus);在他的笔下,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粗鲁冒失而热衷于传道的出纳员;埃杰沃斯(Edgeworth)的父亲是爱尔兰哲学家,温文尔雅,母亲是西班牙人,行为放荡;玛丽·马歇尔(Mary Marshall)的先辈是佩利家族,这个家族在“16世纪和16世纪以前,就是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18世纪时出了许多节俭的牧师和学者”。因此,凯恩斯的兴趣转向研究自己的家世,也是很自然的,但也可能是他先对自己的家世发生了兴趣,然后才研究别人的家世的。少年时代的凯恩斯即曾深入钻研过自己家族的历史,晚年他又对之发生了兴趣。

梅纳德·凯恩斯这一代完全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他的父亲出生于1852年,卒于1949年,享年97岁。凯恩斯的父亲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读完学位必修课程,获得数学奖学金,然后进剑桥大学班伯露克学院当插班生。学了一年数学后,于1875年改习伦理学,成为研究生。从1876年到1882年

他担任该院研究员。1884—1911年，担任过大学部伦理学讲师，从1892年到1910年曾担任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和校委会的秘书，而且此后一直到1925年，他又担任过大学部注册课主任，1911年班伯露克学院选他为名誉评议员。

在尼维尔·凯恩斯(Neville Keynes)(即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时代以及其后相当长时期，经济学是剑桥大学人文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个科目，而且是一个重要科目。福克斯威尔(Foxwell)和杰文斯(Jevons)都曾作过他参加荣誉学位考试的主考教师。尼维尔·凯恩斯获得学位时，老一辈的西支威克(Sidgwick)和福塞特(Fawcett)的声望正在蒸蒸日上，而马歇尔还处于创作初期，刚在剑桥设计他的分析体系，这篇论文到1879年才在内部印发。尼维尔·凯恩斯就处于这两代人物之间。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884年出版的《形式逻辑》。这本书出过许多版以后，每年还能行销若干册，一直到余下的书毁于伦敦大轰炸为止。但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倒是他所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更为著名，这本书大体上也还是属于老一辈的著作。然而，无论从年纪上或私交上来看，他却却是马歇尔和新一代的亲密朋友。梅纳德·凯恩斯为马歇尔写的小传曾经记载：他父亲作为马歇尔的学生和同事，对于“马歇尔固执地不想了解他父亲真正的特长和弱点所在”，深感悒郁。但是尼维尔·凯恩斯决不是一个只考虑个人得失的旁观者，他是1902—1903年首次设置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的那一届校委会的重要成员。1908—1919年他是“经济与政治学教务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掌管该学科教务和考试事宜的。而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一职，从1910年到第二次大战前夕，一直由尼维尔·凯恩斯担任。因此，梅纳德·凯恩斯和

他父亲一样，不只和剑桥大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也
和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梅纳德·凯恩斯的祖父约翰·凯恩斯出身于一个典型的
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他一方面经营着自己的生意，一方面积极
参与索尔兹伯里这古老的教区城市的地方事务。他的家族在
多塞特城住过很久以后，定居在索尔兹伯里已经好几代了。约
翰·凯恩斯继承父业，是一个高级毛刷制造商。以后由于要集
中精力从事他所爱好的花卉培植事业，便把他的作坊交给了
他的弟弟。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爱好花卉，曾因此把自己的怀表
送进了当铺。当近代花圃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期，他已经在索尔
兹伯里创建了一个百花争妍、规模宏大的苗圃。他培育和展出
了许多新的品种，并把他所栽培的天竺牡丹和玫瑰以及稍后
的葡萄树等珍品卖给了英国西部一带的豪门富室。夫人安娜
·尼维尔就出身于埃塞克斯郡的埃塞克斯家族，所生的独子
就是尼维尔·凯恩斯。他们采纳了亨利·福塞特教授的建议，
决定把尼维尔·凯恩斯送到剑桥大学读书。这位以后作过邮
政总长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塞特，也是出身于索尔兹伯里的
一个望族，和凯恩斯家族有亲姻关系。

梅纳德·凯恩斯的祖父约翰·凯恩斯后来当上了索尔兹
伯里市市长，1878年，亦即他任市长的一年任期期满以后只
过了几星期，就逝世了。按照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标准，他是
个富裕的人。梅纳德·凯恩斯始终没有满意地弄清楚他祖父
致富的来源，因为约翰·凯恩斯从来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而
且为人一贯古道热肠、慷慨大方。这也许是当时从事园艺和为
豪富们布置花园，比现今这较为刻薄而吝啬的时代挣钱更容
易的缘故吧。梅纳德·凯恩斯推测，由于当时英国西部正在铺

设铁路,造成了一种有利的环境,促使他的祖父搞过合乎时宜和幸运的土地投机买卖,随后又巧妙地把赚来的钱放在可靠而有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投资上面。凯恩斯家族正如许多别的英国家族一样,也经历过多次的盛衰。凯恩斯家族这个命名的缘起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叫吉约姆·德·凯海斯(Guil-laume de Cahaignes)的人来自维尔(Vire)与贝叶(Bayeux)之间的凯恩斯村,凯恩斯家族得名于此,系诺曼人的后裔,一度拥有许多地产。这些田庄至今多半仍保留着家族称号,例如,霍斯铁德—凯恩斯、米尔顿—凯恩斯等等。苏塞克斯郡的梯尔顿田庄,当初也是凯恩斯家族的产业,许多年后梅纳德·凯恩斯又把它买回来,作为乡间别墅。这个家族于16和17世纪时信仰天主教,曾经出过几位才干出众、名重一时的耶稣会员。约翰·凯恩斯神甫(Father John Keynes)就是列日大学的逻辑教授。但是凯恩斯家族的地产由于缺少男继承人或者由于女继承人出阁而归到夫家,早已大大地减少;如今又因为信奉天主教受到牵连,终于完全丧失荡然无存了。凯恩斯家族因为不肯信奉英国国教,家道中落,堕入困顿;后来又家道中兴,成为英国中产阶级,这种情形在英国是屡见不鲜的。

从其母亲这方面来考察,也同样可以说梅纳德·凯恩斯是剑桥大学的孩子。他的确常常自夸是一位剑桥大学研究员和一位剑桥大学女子学院毕业生结合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很难考证。不过,早期的女子学院毕业生玛丽·佩莱和马歇尔的结合,是在1877年,比弗洛伦斯·布朗和尼维尔·凯恩斯结婚早五年;此外,还有几对夫妇结婚也比他们早,但都没有生过儿子。1882年可谓喜气洋洋的结婚年;因为剑桥大学校章原有的规定即研究员如果要结婚必须先行

辞职，这一条就是在那年被废除了的。

凯恩斯母亲的家世也是典型英国式的。外祖父约翰·布朗是位神学博士，在贝德福的布尼安(Bunyan)小教堂作过30年的牧师。1885年布朗所写的自传现在仍然是研究布尼安最好最权威最生动的著作。约翰·布朗博士生前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兼历史学家，曾写过几本关于清教徒运动和关于在1620年到美洲去移民的清教徒的书，还作过公理教会联合会的主席。他的神学博士学位是耶鲁大学赠予有。在他的3子3女中，弗洛伦斯(梅纳德·凯恩斯的母亲)是他的长女。他有一个儿子，沃尔特·兰登·布朗(Walter Langdon Broun)，晚年时是剑桥大学很负盛名的医学教授。

约翰·布朗踏上社会时，并没有什么靠山。他的父亲是兰开夏的博尔顿勒穆尔斯的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是人们在大学任教期间偶然接触到的那种奇才。这种奇才是指来自并非家学渊源的家庭、而忽然出现的极有天赋的人物。布朗家族原籍除了博尔顿勒穆尔斯外，可以向前追溯到苏格兰，甚至追溯到最早一位艾格尼斯·布朗所住过的那个村庄。这个艾格尼斯·布朗也养育过一个有奇才的儿子——罗比·伯恩斯(Robbie Brns)。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产生过两个奇才(即诗人罗比·伯恩斯和约翰·布朗)的家族以及从约翰起算的血统培育出梅纳德·凯恩斯的呢？要是作如是观，倒也妙不可言。

弗洛伦斯完整地保存了她儿子逝世前25年全部有关他的剪报，并对凯恩斯的青年时代记载得这样详尽，使得隔代的人们对他能有生动的印象。尼维尔·凯恩斯夫人在剑桥作过治安推事、市参议员和市长，她一向有她自己的事业，并非只

是(也不主要是)当妻子和母亲而已。弗洛伦斯是剑桥大学女子学院早期毕业生,并且深受其父影响,曾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她对参与公共及社会事务非常热心,在其女记忆中,她具有完美正直与善良气质,且无任何虚伪做作的行为。

如果设想梅纳德从凯恩斯和布朗两个家族吸收了不同的天赋,是否可以说,具有坚强特质的凯恩斯家族所赋予他的是精确的思想、对条理细节的欣赏、现实的眼光,也许还有对优裕生活的爱好。思想敏捷迅速、善于举一反三地推断、以及对事物的本质与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具有几乎是女性的敏感等特点,却是更聪慧的布朗家族所赋予的。而这些特点就使得梅纳德·凯恩斯聪慧过人,远非平常思想迟钝的人所能比及。然而,梅纳德·凯恩斯本身就首先会提示人们,遗传并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是那些形成对比的品质互相巧妙地结合起来,才使得梅纳德·凯恩斯迥异常人。在他的性格中还有另一特点(他本人也不时对此津津乐道),那就是十足地道的英国气派。虽然他的谈笑风生和多才多艺似乎有些掩盖了这个特点,可是在紧张的岁月里,这种英国气派却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第二章 才华横溢 聪慧过人

梅纳德·凯恩斯于1883年6月5日出生于剑桥城哈维尔路6号。这是一所高大的哥特式建筑，仍然保存着他父母结婚时的威廉·莫里斯式的许多特点；坐落在好些代剑桥大学学生都熟悉的通向芬纳板球场的街道上。那是一个在当时典型的剑桥大学环境里的典型的剑桥式家庭。

梅纳德是3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儿童时期充分享受了这样一个家庭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利成长的条件。（弟弟杰弗里是外科医生、藏书家和编辑；妹妹玛格丽特是社会工作者和养老院的创办人，她的丈夫是长期担任皇家学会秘书的生理学家希尔教授(A. V. Hill)）。他敏捷、聪慧、活泼，但绝不是什么神童。在童年和中小学时代，他长得瘦小娇弱，说话还多少有点结结巴巴。从小，凯恩斯的爱好就是在思维方面，他的玩具是理想而不是洋娃娃。他踏上了这一类型儿童通常所走的教育路程，八岁时进入剑桥的圣·费思小学，不久便头角崭露，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因此，1897年获得伊顿公学奖学金（二十个中选者当中的第十名），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他这次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并不特别突出，因为他事先并没有作任何专门的准备。

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早期教育中所受到的巨大影响来自两个方面——家庭和伊顿公学。家庭的影响固然不小，但伊顿公学的影响显然更大。伊顿公学给了他追求知识的信心和力量。正是在丰富多采而无拘无束的伊顿环境里，他多方面的兴趣才能顺利地得到发展。虽然他在伊顿末期主要是以数学见长，但他的启蒙教育还是古典传统式的。他曾获得过抑扬格诗歌奖金、古典文学奖金以及数学奖金。过了相当时期以后，于1902年他被选拔保送纽卡斯尔学院。在他参加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奖学金考试时，他在伊顿公学所获得的数学奖学金已转为公开奖金，部分原因是，加试古典文学以后，他的名次排在好几名公开奖金获得者的前面。此外，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他一直对历史很感兴趣，并为伊顿文学社写过不少小品随笔和学术专论，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方面异常广泛，从《斯图亚特王室的特色》、《克隆尼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uny)，到《东西方的差异》等，使他那热情奔放的创作和文学才华得到了自由发挥的天地，也是他天赋的锋芒初露。然而，青年时代的梅纳德·凯恩斯是以他的数学才能一鸣惊人的。伊顿公学所设置的各种数学奖金都集中到他名下了。在他参加剑桥大学奖学金考试以前的两年中，他的精力主要是(当然决不是全部)集中在攻读数学上。当他考取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生以后，在最后两个学期里又转向古典文学了。

如果说，在伊顿期间梅纳德·凯恩斯的兴趣主要是在思维方面，他也不是学生世界里的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或书蠹。他不擅长打板球，据他自己说：“倘使考试科目中有板球的理论与历史(而不是实践)的话，我会答得很好。”最后一年，在每年一度的圣安得鲁节比赛中，尽管他的体重是轻量级的，他

却是代表住校生和校外寄宿生比赛墙球的选手，而且打得相当出色。作为桨手，他也是经过考验的。他在伊顿的最后一年，在划船竞技中虽然落选未能参加八人桨手队，但却被选为单人舟的桨手——这是一种光荣退出竞赛的位置——这使他多少得到一点宽慰。他在少年学生时代最大的胜利是被选进联谊辩论俱乐部，每个伊顿公学的学生都认为这种当选是莫大的光荣。虽然伊顿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荣誉都归属于其下，凯恩斯仍是一个能够自持而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少年。他的导师格尼·卢伯克(Gurney Lubbock)写给他父亲的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优异的成绩和奖励似乎都不能败坏他接受荣誉时的那种谦虚和通情达理的精神……这样的纯朴和才华并不是从能兼而有之的。

“我断言梅纳德的前程是远大的。他似乎有魄力对于各种事物都发生兴趣，然而又似乎对任何事物都不是浅尝辄止。……必须承认，连我也对他实际的成就，感到相当震惊。他真是冠绝出众！他取得成功的能力确是惊人的，可是谁还比他更能当之无愧呢？他接受荣誉的态度是典型的：在欢欣鼓舞之余，还是那样从容、坦率和谦虚。”

卢伯克对凯恩斯的性格和品质的深刻了解乃最一种真正的先见之明。

梅纳德·凯恩斯踏进剑桥大学时，已有才名。尽管人们回顾往事时往往会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倾向于把以后成就的光彩归之昨天的大学时代；但也得承认，1902年10月凯恩斯进入的剑桥，的确是一个群星灿烂、一代风流的杰出的学院。

凯恩斯在皇家学院，正如在伊顿公学一样，是个尖子，很